

对于文学而言，什么是它所能提供的最根本、最核心的东西，这个问题，未必每个作家在写作之前都能自觉地回到自己。但毫无疑问，这个问题，是每个作家通过他的写作——一部书，或是几部书，十年、几十年，甚至是一辈子的写作，都要面对都要回答的问题。

时间已经过去了30多年，也许还要再过去30多年，有些东西，就如一个坚硬的内核，它在一个作家的文字中沉淀下去，或者不断成长，对于作家而言，它比如他的一个“芯片”；而对于读者而言，它更复杂一些，它在参与过作家的人格成长时更直接参与着读者的人格构成，从对世界的认知到对他人的态度，以及对于时光流逝中的那一部分生命的更深刻地认识。

这是一个作家必须给读者的。他在如此给予的时候，其实也在向自己的内心要一个确定的答案。

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会发现，那些易耗散的恰是围绕这答案的解说，比如艺术的手法的新创，比如语言句子的提炼，种种，种种，外国的东西在写作中起着作用，但那作用极其有限，等到有一天，你会发现，如果一个作家提供给你的作品中除了这些，而没有这些作为途径所通往的那个目标、那个最根本的核心，那么，这些外国的东西注定要烟消云散。但若，它有一个核心，包裹在经由语言的织锦达到那个密实的质地，那个也许是一个写作的人给一个从未谋面的人他的关于人或或者做人的信念的话，那么，那些织锦，才可能在时间中透出它们非凡的光泽。这光泽的核心，当然发源自一种忠实。忠实于现实，也忠实于内心的那个相信。

很普通，是不是？但真正做到、始终做到，却也很难。从某种意义上讲，忠实的文字，首先源于诚实地做人。而这一点，作家梁晓声以他的文学为我们提供了例证。

时隔三十四年之后，《今夜有暴风雪》仍能呈现出它超越于时代语境的意蕴，道理正在于此。小说开始于北大荒四十余万知青返城中的一个夜晚，其中穿插了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知青生活片段，而裴晓芸、曹铁强、郑亚茹之间的情感纠葛因有当时的生存境遇和未来选择，也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大的环境造就了人的不同选择，而选择本身又见出了选择者的人不同人格，这就是作家要通过曹铁强的选择告知我们的，也是他在郑亚茹和裴晓芸之间更爱后者的原因。当利益需要以牺牲尊严去交换时，这位男青年尽管有过彷徨，但最终爱憎分明，而郑亚茹在爱恨交织的情感中失去的何止爱情，她失去的还是作为人的最根本，之于裴晓芸的冻死在哨位上，她的责任深重，但似乎她并没有更深的忏悔，环境改变了她，而另一方面她也是那么迫切地要改变自身的环境，在要到达改变环境的目的时，她可以不择手段。这是曹铁强无法容忍的，同时也是作家要通过曹铁强的情感选择告诉我们的。

而在情感进展的最初，让人心动的情节是裴晓芸的脚快要冻僵而曹铁强帮她暖脚的那个段落：

他用绒衣将她的双脚包裹住，紧抱在怀里。
“别动！”语气多么严厉，同时瞪了她一眼。
她抖动了几下，没有掉回双脚。她的手那么有力！
她的脸红极了，她一下子用双手捂上了脸。“当年我妈妈对我也是这样做的。”第二次提到他的妈妈，他的语调中流露出一种深情。她还能再有何种表示呢？还能再说什么呢？
她一动也没再动，双手依旧捂着脸。
渐渐地，她感到自己的两只脚恢复了知觉，温暖了，也开始疼了。他胸膛里那颗年轻人的心强有力地跳动，传导到她的心房。她自己那颗少女的稚嫩的心，也仿佛刚从一种冷却状态中复苏，痒痒地激跳。
许久许久，他们之间没有再说一句话。
一滴泪水，从她的指缝中滴落下来，随即，又是一滴，又是一滴……

读王童组诗《嫦娥的眼睛》，我想到曹操名作《观沧海》。在王童诗句的汪洋，“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在他要容纳天下万物的心海，他游目骋怀，“幸甚至哉，歌以咏志”。王童是浪漫的，给他一座山寺危楼，他手可摘星辰。读王童组诗《嫦娥的眼睛》及其太空诗，我在他丰富的联想中，看到一种自我高远，一种壮志凌云。他眼界的辽阔源于他学养的渊博，襟抱上九霄来自他的语言从历史与现代文明和科技中钩沉而得到的壮怀雄风。

中华民族历来对月亮有着特殊的感情。读王童观月亮土壤有感而写的诗歌《嫦娥的眼睛》，我发现王童这首诗由古典诗歌中的人观月的视角，一变而为为人观月与月观人交织；另一方面，王童这首由观月球土壤而引发的诗歌，不仅极具现代感，而且是历史文化底蕴与现代文明结合而生的现代感。当王童将月亮上的环形山比喻为嫦娥的眼睛，诗人不仅与月亮之间形成了无障碍互望与交融，而且他还获得了一个高屋建瓴的观看视角，一种纵横环宇的表达自由。

王童是浪漫的，《嫦娥的眼睛》组诗情感饱满，意气风发。诗人把赞美送给嫦娥美丽的眼睛，送给现代文明与科技创造的成果，送给“追梦千年的华夏族群”。当嫦娥俯瞰山河、千家万户、碧落坤灵、河流朝夕，那也是诗人的“思接千载”和“视通万里”。宏阔的整体意境中，优美与雅致并存，阳刚与劲健兼备。词语的锦缎裹天括地，嫦娥的形象、情感、气质、眼界都冲破了传统文学中嫦娥母题内蕴的困面，这是由于作者已经超拔出月亮/嫦娥母题中的爱情、乡思、寂寥、虚静等个体性浓郁的人类，而是将视野拓展到自然山川、人类的生殖繁衍、历史的嬗变、科技的起舞，并将最后的旨归落实到对人类美好未来的憧憬：“她和人类对视交流着/她看到了追梦千年的华夏族群/她找到了传情万载的春江花月夜……”在诗人词句创造的时光里一边翱翔，一边极目骋怀，宇宙舒阔，遐想无限，万千气象。

在《嫦娥的眼睛》中是“她和人类对视交流着。”在《你好！火星》中人类与星球的交流已经从眉目含情发展为声震寰宇的一声：“你好！”这跨越四亿公里的抵

王童《嫦娥的眼睛》及其太空组诗 碧落坤灵看遍

□齐凤艳

我们知道，“明月”“空山”“暮鼓”“流水”这样的意象，在中国从古到今的文学语境中，已经沉淀了充足的诗意，因而已以它们入题写诗时，它们自身的感染力就足以供读者回味一番。如果诗歌都局限在这些古典意象和意境中裹足不前，那么，现代社会就成为无人涉足的荒野了。如果诗人们无视现代文明和科技的发展，对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依然固执地浅吟低唱所谓田园牧歌式的炊烟和乡愁，就是诗歌在场性的失败。

“今天，中华民族正阔步行进在实现伟大复兴梦想的宽广大道上。伟大梦想的实现，需要伟大的精神力量。广大有信心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以更高昂的旋律、更壮美的画卷、更豪迈的诗篇，凝聚起中华民族一往无前的伟岸力量，树立起中华儿女筑梦前行的豪情壮志。”王童的这些航天主题诗歌，表现了一位诗人勇立潮头书写时代新篇章的自觉。

同时，我看到王童的航天主题诗歌意象丰富，他的诗中绝不只是“戴森球”“土星环带”“塔尔西斯高原”“费米假说”这样的现代高科技词汇。这些诗中，中外文化和文学中积淀了充盈诗意的词语比皆是，一方面我看到诗人学识的渊博，在另一方面，这些用典增加了现代航天诗的文化厚重感，并且使全诗涌动的诗人澎湃的情感有广阔深邃的历史文化根基。

王童的航天主题诗歌具有强烈抒情

最根本的，最核心的

——重读梁晓声 □何向阳

是因为过分受感动？是的，当然是。但泪水绝不仅仅是因为受感动而倾泻，还因为……他提到了他的母亲。用那样一种深情的语调提到他的母亲。

而她却从未领受过母爱的慈祥 and 温柔。为了领受一次，她宁肯自己的双脚被冻僵！

美好的、纯洁的青春呵。那随着日月流逝掉的会包含这样的往事吗？那经由理性的批判或者漠视于岁月经历的会包含这样的情感吗？不！小说中已经做了他个人的回答，那是不可亵渎的一种情感，对于危难中他人的至爱与关心，是做人的根本，而不只是一己之私情。这种根本，也包含在作家对知青经历的历史的态度上。

他由主人公讲出了他的观点，这种态度首先是对于一个人的态度，比如主人公可能并不融洽的同伴。但他依然以一个群体的角度去维护——“作为一个知识青年，他不忍看到一个知识青年当众受辱。他觉得那也是对他自己的一种侮辱，是对所有知识青年的一种侮辱。他必须维护知识青年的共同的人格不受亵渎。他是经常用这把尺子度量自己，也度量每一个知识青年的品格高下的。”而更高一层面的，是作家借主人公对另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亮明态度，那是决绝而坚定的——“也许，今夜夜晚，就是兵团历史上的最后一夜。兵团的历史，就是我们兵团战士的历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尊重这段历史。不论今后社会将要到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作出怎样的评价，但我们兵团战士这个称号，是附加着功绩的，是不应受到侮辱的！”

这样的态度，在出场不多的老政委那里同样得到了强调：“兵团战士们，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们了！我相信，今后，在许多年内，在许多场合，这个称呼，将被你们自己，也被别人，多次提到。这是值得你们感到自豪的称呼，也是值得和你们没有共同经历的同代人，下一代人充满敬意的称呼。虽然，你们就要离开北大荒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结束了，但开发和建设边疆的业绩并没有结束，也是不会结束的！我代表北大荒，要大声对你们说，感谢你们——兵团战士们！因为你们，在北大荒的土地上，留下了垦荒者的足迹！因为你们，十年内打下过何止千百万吨的粮食！因为你们，今天是要回到城市去，而不是，要跑到黑龙江的那一边去！我相信，今后在全国各个大城市，当社会评论到你们这一代人中最优秀的青年时，会说到这样一句话：‘他们曾在北大荒生活过！’……”

在曹铁强与郑亚茹的最后一次不期而遇的交谈中，在裴晓芸的坟前，这种态度再次通过曹铁强的话得到进一步的强调：“希望你，今后在回想起，在同任何人谈起我们兵团战士在北大荒的十年历史时，不要抱怨，不要诅咒，不要自嘲和嘲笑，更不要……诋毁……我们付出和丧失了许许多多，可我们得到的，还是要比失去的多，比失去的分量重。这也是我对你的……请求……”

的确，在对于一段蕴含着自己成长岁月的珍视里，我们读到了一种对过往青春的深在的评价与认定。这种评价与认定不是别人给出的，而是自我认定的。不要抱怨，不要诅咒，不要嘲笑，更不要诋毁。与其说是主人公在向他曾爱过的人的请求，并同时向他爱着的人的发誓，不如说是作家的自我“告诫”。那最根本、最核心的东西，他绝不会把它掷给岁月，抛到脑后，他只会携带着它，保护好它，让它与自己一起前行。

如果说，《今夜有暴风雪》是写历史中怎样做人的故事，或者人如何面对历史的故事的话，那么《母亲》《父亲》写的则是生活中怎样做人的故事。在这两部篇幅并不算长的作品中，梁晓

声为我们呈现了父辈的现实生活与亲人间相濡以沫的情感。两部作品，给我们带来的不是一般的震撼。对于亲人的态度里，往往深藏着一个人最真实的面目。这可能正是许多作家不太敢于触碰同类写作的原因，因为它真就是一个作家至诚至真的试金石。

《母亲》写了一个朴素、柔弱却又坚韧无比的母亲。困难年代，母亲在儿子眼中的形象是对贫困生活的忍受，“眼泪扑簌簌地落，落在手背上，落在衣襟上，也不拭，也不抬头，一针一针，一线一线，缝补我的或弟弟妹妹们的破衣服。”“有时我醒来，仍见灯亮着。仍见母亲在一针一针，一线一线地缝补，仿佛就是一台自动操作而又不发出声响的缝纫机。或见灯虽亮着，而母亲却肩靠着墙，头垂于胸，补物在手，就那么睡了。有多少夜，母亲就是那么睡了一夜。清晨，在我们横七竖八陈列一床酣然梦中的时候，母亲已不吃早饭，带上半碗蛋羹生高粱米或生大饼子，悄无声息地离开家，迎着风或者冒着雨，像一个习惯了独来独往的孤单旅者似的‘翻山越岭’，跋出连条小路都没给留的‘围困’地带去上班。”在父亲外出工作的日子，是母亲以自己的双手支撑着一个家的。也是母亲带领着孩子们完成了他们的最早的人格教育。所以作家在这部作品中将语言还原到了最原初最朴素，他已然跨越小说与散文的边界，而心生感慨：“我们扯着母亲褪色的衣襟长大成人，在贫困中她尽了一位母亲最大的责任……我对人的同情心最初正是以对母亲的同情形成的。我不抱怨我扒过树皮捡过煤核的童年和少年，因为我曾是分担着贫困对母亲的压迫，并且生活亦给予了我厚重的馈赠——它教导我尊敬母亲及一切以坚忍捧抱住艰辛的生活，绝不因茹苦而撒手的女人……”这感慨绝不是空洞高蹈的，它源自最真切的教育：

“你们都记住，讨饭的人可怜，但不可耻。走投无路的时候，低三下四也没什么。偷和抢，就让人恨了！别人多么恨你们，妈就多么恨你们！除了这一层脸面，妈什么尊贵都没有！你们谁想丢尽妈的脸，就去偷，就去抢……”母亲落泪了。我们都哭了……

所以当我读到“豆饼”的故事时，我深深地为之震撼，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那种不惮于揭出自己的“小”来的真诚，是一个作家通向伟大的“护照”。那些平凡的在社会最底层喘息着苍老了生命的女人们，那些置身贫困境遇却保持精神高贵的母亲，那些艰辛日子里充满苦涩的温馨和坚忍之精神的故事，那些让“我之惘然是心作”的人之为人的劳动人民的质朴本色，正是作家想要通过文字传递给我们的。

“我必庄重。”“我必服从。”“我必虔诚。”这是作为后人的叙述者应然的态度。

这种虔诚的态度当然存在于《父亲》之中。“父亲始终恪守自己给自己规定的三年探一次家的铁律，直至退休……在我记忆的底片上，父亲愈来愈成为一个模糊的虚影，三年显像一次；在我的情感世界里，父亲愈来愈成为一个我想要报答而无力报答的恩人。”在作为儿子的“我”眼中，“父亲，不再是从前那个身强力壮的父亲了，也不再是那个退休之年仍目光炯炯、精神矍铄的父亲了。父亲老了，他是完完全全地老了。生活将他彻底变成了一个老头子。他那很黑的硬发已经脱落光了，没脱落的也白了。胡子却长得挺够等级，银灰间黄，所谓‘老黄忠武’，飘飘逸逸的，留过第二颗衣扣。只有这一大把胡子，还给他增添些许老人的威仪。而他那一脸饱经风霜的皱纹，凝聚着某种不遂



的夙愿的残影……”但就是“父亲”这一“老人”的形象，在一次与儿子的“对垒”中刷新了儿子对他的看法。

父亲在门口站住，回过头，瞪着我，大声说：“我这辈子经历过两个社会，见识了两个党，比起来，我还是认为新社会好，共产党伟大！不信服共产党，难道你去信服国民党？！把我烧成灰我也不！眼下正是共产党振兴国家，需要老百姓维护的时候，现在要求入党，是替共产党分担振兴国家的责任！……你再对我说什么做官不做官的话，我就揍你！”……”说罢，一步跨出了房门。

办公室的门被突然推开了。父亲来了。他连看也不看我，径直走到他睡的那张临时支起的钢丝床前，重重地坐了下去。钢丝床发出一阵吱吱嘎嘎的声响。我转过身去瞧着父亲。他又猛地站了起来，用手指着我，愤愤地大声说：“你可以瞧不起我，你的父亲！但我不允许你瞧不起共产党！如果你已经不信服这个党了，那么你从此以后也别叫我父亲！这个党是我的救星！如果我现在还身强力壮，我愿意为这个党卖力一直到死！你以为你小子受了点苦就有资格对共产党不满啦？你受的那点苦跟我在旧社会受的苦一比算个屁！”

父亲的威严与正义、父亲对于后人的责任、父亲对于世界的认识、父亲的价值观念，在这一通急促的话中全然显现。他再不是一个年迈、衰老的父亲，而是一个爱憎分明、热血丰沛的父亲。虽然一定程度上儿子也为父亲对自己的误解而感到委屈，但正因有这样的父亲，他作为一个写作者才可能对来访者说出那样的话，才可能写出这样端庄正大的文字：“我还想对她谈，她可以对我们的人民没有感情，她也尽可能像她读过的小说中那些西方的贵夫人一样，对他们的愚昧和没有文化表示出一点高贵的怜悯，这无疑会使像她这样的姑娘更增添女人的魅力。但她没有权力瞧不起他们！没有权力轻蔑他们！因为正是他们，这在历史进程中享受不到文化教育而在创造着文明的千千万万，如同水层岩一样，一层一层地积压着，凝固着，坚实地奠定了我们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而我们中华民族正在振兴的一切事业，还在靠我们的力气和汗水实现着！”

而这一切的一切，对人的爱，对世界的信，都是父母教给我们的，这种最根本、也最核心的情感与意志，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至关重要，也至为关键。

从某种程度上讲，一个作家，他写下的文字之所以字字千钧，是因为他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把他从生活中学到的关于人的学问传递给他一直以文字的方式关爱的众人。

这是梁晓声，和他的文学。这也是文学的根本和核心。



值得重视的生态修复之文学表达

□梁 艳

生态文学是生态问题在文学中的反映。在全球气候急剧变化，环境危机此起彼伏的今天，作家们对人与自然的的关系予以深刻的反思，并且以文学的艺术形式展现出来，这就是生态文学作品。人与自然是关系是一个可以从哲学、美学、伦理学等多个层面思考的问题。很多优秀文学作品体现了作家对自然的生态伦理层面的关怀，也可以看出作家在如何对待自然这一问题上的哲学思考。

同是务林人的作家冯小军已经在生态文学领域深耕多年，他在多年前出版的《林间笔记》里将笔触聚焦在森林、鸟兽等自然要素上，山野中的一草一木是他作品的主角。人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如何积极地去修复因为人类的过度开发带来的生态破坏，是他近年文学创作中所开拓的另一个重要主题。

生态文学创作在我国经历了从“浅绿色”到“深绿色”的转化。“浅绿色”和“深绿色”最初由东南大学韦清琦教授提出，他将“浅绿色”生态文学作品称为“环境文学”，主要指早期以揭露环境危机、呼吁保护环境为宗旨的报告文学，这类作品为国人敲响了环境危机的警钟，在当时对于唤起人们的环保意识产生了重要影响。“呐喊”与“呼救”是“浅绿色”生态文学的主调。在这些作品中，满篇皆是作家们对环境污染的痛心疾首、大声呐喊，以至呼救之声此起彼伏。“深绿色”生态文学则是从深层生态学的角度思考人与自然的联系，强调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深绿色”与“浅绿色”的区别在于：“深绿色”不仅仅是“揭露问题”，发出“警告”，同时有着更加深刻的思考。作家通过自身与自然的亲近和观察，在作品中流露出对自然的赞美和崇敬，批判人类的傲慢，并反思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表现出强烈的“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这是生态文学发展到“深绿色”阶段的一种进步。

冯小军的作品不同于早期环境文学那样重在呐喊和呼吁，为人类敲响环境危机的警钟，而是用文字记录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可能性，即人类修复自然。无疑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也是人类在今天面对生态危机时的一种期盼。

冯小军的作品总是让我们看到希望。2021年刚刚出版的《八步沙的故事》《白色的海 绿色的海》，还有此前与人合作出版的《绿色奇迹塞罕坝》可以说都是人类修复生态的主题。《八步沙的故事》讲述了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八步沙林场治理沙漠，重建绿洲的故事。八步沙在河西走廊东端的古浪县，民国时还是一片林木茂盛、青翠遍地的绿洲。新中国成立时，古浪县的森林面积有8300余公顷。但是随着人口剧增，人类对绿洲的过度开发，导致水土流失严重，土地持续沙化。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地的自然生态遭到了毁灭性破坏，人与自然走向了对立的两极。1979年国家实行“三北防护林工程”，古浪县被列入项目区，八步沙开始了生态治理工程。八步沙林场“六老汉”和他们的子孙三代人治沙造林的故事非常感人，他们用40年的艰苦奋斗让荒漠重新变成绿洲，他们的壮举可以说是新时代的愚公移山。

《绿色奇迹塞罕坝》和《白色的海 绿色的海》也是人类修复

自然的主题。塞罕坝在清朝是皇家猎场，水草丰美、森林茂盛、野兽众多。1932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承德地区，对这里的森林进行了洗劫。到1950年代，这里的自然条件已经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山成了荒山，地成了光地，塞罕坝地区环境出现危机，成了华北平原沙尘暴的源头之一。1962年，塞罕坝机械林场正式建立，据统计，塞罕坝人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大概一共种了48亿棵树，到今天，森林保存面积已经达到100多万亩，森林覆盖率由12%增加到现在的80%。塞罕坝人不断探索科学造林营林，在过去生态脆弱的高原原始人工林，经过不断修复，不少林地已经演化成“准自然林”，使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恢复，形成了森林、草甸、湿地相结合，野生动物回归的良性生态系统。专家认定，塞罕坝地区目前的植被状况已经接近和达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在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高寒地区让荒漠变林海，是人间奇迹。三代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历尽了千辛万苦，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实现了从荒漠到森林的逆转。其中有太多感人的故事，有太多需要被我们记住的造林英雄。冯小军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详尽地记录了他们。坝上女汉子，树痴，又裤，毡袜，裹腿，狼哭，老黄毛怪，沙漠美人等等，每一个词汇都是一个故事，都讲述了林业建设者在生态脆弱地区造林营林的艰辛和执著。冯小军被这些林业建设者的事迹感动，他灵动的文字包含着深深的敬意：“森林不仅过滤空气，还可以过滤思想。塞罕坝是一片精神高地，走进它，人的精神品质能够得到升华。”

冯小军的生态文学创作让我们看到了人对自然的修复能力，也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一种新的可能，我们在敬畏自然、保护自然的同时，对待我们曾经伤害的自然，我们要用科学的精神积极主动地去修复，从而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之境。

另一点令人欣喜的是，冯小军不但创作了大量的生态文学作品，对生态文学创作也有诸多思考。他曾在论文《生态文学创作，要厘清哪几个问题》中对生态文学创作进行了梳理，他以散文为例列出了一个写作范围，并且，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个人和集体，第一且内里蕴含着明显的生态意识。第二，批判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并有反思表现。第三，普及生态文化知识，给予读者生态文明的熏陶。第四，在整体生态思想统领下描绘大自然美好的作品，阅读它们能够提升读者尊重和热爱大自然的修养。”冯小军显然在他认定的写作维度上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成绩。

从今天我们肩负的生态文明建设这样的时代使命出发，生态文学创作对于普及生态文化知识、培养读者的生态文明意识具有重要作用。冯小军的足迹踏遍了八步沙、塞罕坝等很多地方，面对面地访谈了诸多林业建设者，作品具有“真实之美”的韵味。时下，一些生态文学呈现出的文本加入了很多绘画、图片、摄影等元素，其“可视性”明显增强。这样的生态绘本让孩子们更好地学习生态知识，培养生态意识。期盼冯小军这样的生态文学作家会有更多“亲历性”和“可视性”兼备的优秀作品问世。